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拾補目錄

序

送布政葉公之官福建序

代宋太史公作

送埴師序

送龍門海師序

精舍會集詩序

送盧邦鎮訓導之鎮江序

問耕軒詩序

養素齋詩藁序

記

繹齋記

代宋太史公作

八詠樓記

寶婺觀重建記

代宋太史公作

星君像記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後

題周道士望雲記後

古詩

題閨風庵

題鼇山

題石灰

題杜鵑

無題

題白雞冠花

送友人

寫扇山水

贈壽湖州李子賢

新歲雒陽遇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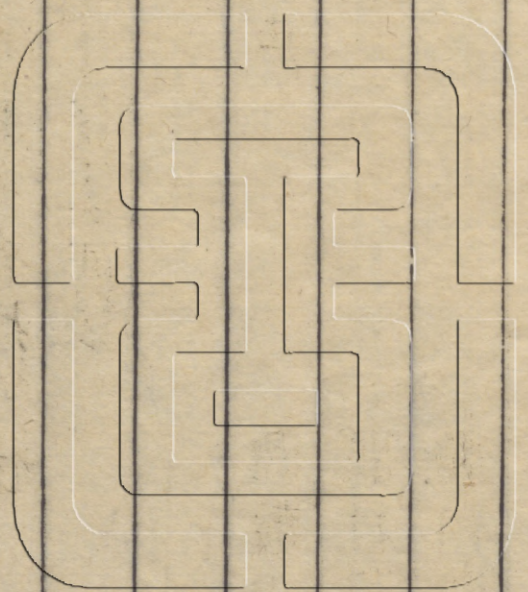
聞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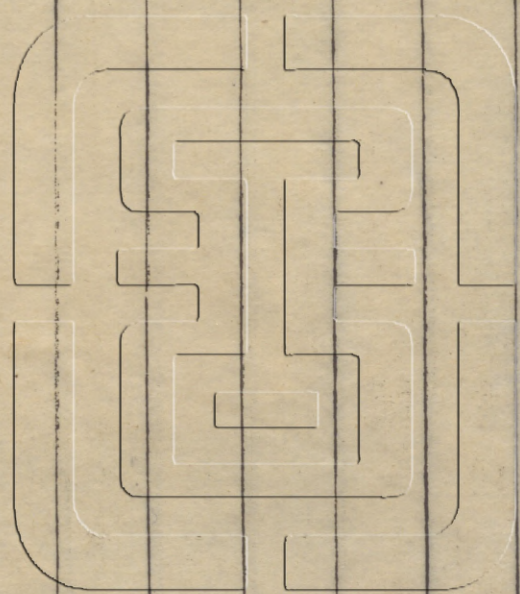
詠梅花

次東坡詠雪韻六首

白頭公

白水寺次韻二首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拾補

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吳縣孫

熹懽伯重刊

序

送布政葉公之官福建序

代宋太史公作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叅政皆妙擇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為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

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當否左叅政曰可右叅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椽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于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重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忠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得此任也金華宋某曰雖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福建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于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各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司名欲其宣布德化于下也民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強悍培其良順使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之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樂豈知公者哉某與同朝最久知公爲人寬厚好善言故具道建官之故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填師序

浮屠者流薙髮被緇不獲修衣冠之飾不獲享口體之珍居處無宮室之華使令無童妾之供勢窮而行苦身勞而道寂其難於他術恆什百焉宜人畏爲之而其徒布天下不絕蓋亦有易爲者故耳自中世降生民征斂日煩賦肩胛手之所獲山澤土地之所產機杼畜牧之所成盡以奉之上需猶恐不足而身徇焉者皆是浮屠氏之法世旣多好之每復其征斂賦稅而民之尙之者又往往割所有而周施之故其徒因安然以食而沛然有餘侈然相夸而恬然無所事人繇是多慕而入焉然惟土狹而民眾俗壞而無師

者尤甚土狹而民眾則貧貧民苦於衣食之不足生子則憂其愈貧故稍長卽斥出爲浮屠無師則人不知所好惡見其可慕爲善卽趨而歸焉大率凡浮屠者流皆出於是二者勢使之然也婺爲浙東山水郡其地衍沃宜桑棗稻麥之種有牛羊魚鼈之饒而民居鮮少故民多富自昔中原大儒徙居其地講禮義道德之說素明故其人善言性命而好學浮屠氏比他郡爲最少非其性嗜之者不爲嗜之者又咸能讀書爲詩文亦有足取者焉浦江墳師通其教之旨而能爲詩喜與儒者遊然人性不大相遠也以其易當

其難不能敵矣而嗜之者獨何歟豈其中固有足樂者乎事至難而有足樂者猶不憚而為之況無其難而有無涯之樂者乎人顧違此而趨彼其智何如也於其出遊序以聞之

聞字疑誤

送龍門海師序

龍門海師住持烏傷之聖壽寺寺廢于兵頽壓傾毀其制弗完師勤身苦志授其徒走四方家化戶說人樂施之未數年材石告具工舉事興已而頽者完壓者起傾毀而荒榛者巍然為樓閣煥然為丹青蓋計其費金錢鉅萬計而師初無尺帛之資無一民之力

不以威動不以利誘卒能取之於人而人不怨成碩人之績而若不與力焉噫何其易哉世之能速成者莫過于有司而有司有約束以制之法令以懾之不能使民無怨也其次莫若富人以富人之成室非基以累世之積預為數年之計以無窮之財易民之力不可致也師釋氏之徒無有司之威無富人之資合瓜掉舌而人隨以化輸財獻力若趨其私非以善教之感人也深故邪釋氏之教且足以感人若此況乎以先王之道使民者邪先王之道為士而居位者未聞能使民趨其化而釋氏之主寺者每有所為可以

稱述豈非其徒用志堅確之所致邪是皆吾黨之愧也余與師交頗久今年會京師將歸烏傷士大夫多爲詩以贈之余非媚釋氏者序其首簡蓋有所感而然

精舍會集詩序

君子無貴乎言也德成乎身行備乎家薰然洽乎閭里言發諸口人咸喜而稱之以爲有道者之言則君子之貴夫豈貴其言哉貴其意之通乎道而喜其言之有章也故辭文矣而於道無當焉可喜而無貴也意美矣而不達之於辭可貴而不足傳也本諸道發

乎言使人聞之而心悅覽之而不厭惟於古之士能之同邑劉先生深慕古學閑於風雅之旨其言爲人所傳誦久矣今年秋過予於縣南之精舍相與登崇丘濯清流笑歌磅礴玩心于萬化之表尙友于百代之上有會於志因爲詩以述之而縉紳之從遊者聞其言莫不快然若有德也皆喜而屬和之夫先生之爲予而來於友道爲篤詩爲言志而發其詞不畔乎古合是二美也而傳于世其有不足貴者乎

送盧邦鎮訓導之鎮江序

帛非不潔也涅之則緇石非不堅也焚之則燼惟良

金真玉雖漸以污泥燔以烈焰色不改而質不變是
豈凡物之所能及哉習俗之入人也甚於水火是非
特立之士鮮有不爲所移故居繁麗之區者或失之
誇詐鄰販鬻之地者或流於貪鄙處非其所則動作
言語嗜好心志倏然與之俱化其能自守有常而不
淪溺于習俗者邈乎其不多得也臨海盧碧邦鎮生
而居廛市貿遷趨競之風儇巧佻薄之事日經其耳
目而其質端凝靜敏不少爲之變獨嗜爲學治春秋
能明褒貶與奪之說用以取鄉薦至京師不爲主司
所喜廷論才之俾爲鎮江訓導且鎮江京師輔郡其
俗強勁果敢樂善而從義邦鎮之爲人必有合也然
人之不化於習俗也固難而能化流俗之人爲尤難
訓導之職豈特操鉛槧課誦讀教敕士子爲文詞而
已乎蓋將推所得以化人使之明禮義習遜讓相率
爲淳厚之俗也予聞鎮江守薛君善治民而有志於
教邦鎮至以予言告之其必有所取也夫

問耕軒詩序

宋末文弊而俗媮吳越在宋爲畿甸土沃利饒厚資
之家雍容高貴以大夫士自處不屑視小人耕稼之
業有元八九十年間濡溺宴甯益泰以嬉由是閭閻

隴畝之齊民蓋有不知耕耘之時種稂之種鋤耨之器者矣而況仕有祿位于朝之君子乎事極而還繼以大亂既而真主出而理萬方除鋤悍驕培植愿良重禁遊手末作嚴市籍之法驅之於農海內之俗爲之不變爲民者以不務農爲羞爲士者以不習耒耜爲怯士愜人庶之邦幾無曠地而秦蜀之境女婦穉子皆能操耒耜沾塗泥躬勞苦而不怨向之吳越驕惰之氣銷而力本治田奉租稅相勸勉則夫俗之美惡豈不係乎上之所化哉華亭陳仕傑甫故爲士族其子景祺以美才主事於春官榮顯矣士傑甫春秋將高爲老成人固宜享珍腴之養安車以適體采色以娛目琴瑟以樂耳乃獨不忘稼穡之事當耕耘時扶杖出郊野勞徠慰問與臺笠草衣之氓相爾汝因扁其休憩之所曰問耕軒景祺所交友多名人聞其事往往企慕咨嗟形於詠歌而屬予以序夫士傑甫休于家燕處一堂若無預於天下也而縉紳之流動容拊手爲之賦詠如見所可異者豈真以隱居爲足樂哉蓋以聖天子神化鼓舞之妙旁達四表變澆浮爲淳厚而三吳之地有若士傑甫者以祿食之貴而知所本如此觀於一人而千萬人可得而知觀於一

家而數百郡可以想見是則其關於天下也夫豈微哉昔者孔子刪詩於三千篇而收其十一其所去者蓋眾矣而雅頌豳風之什言農事者斑斑焉使人頌之而思其時見其惠下忠上之情養老慈幼之義先時預備之思敏事竭力之狀如與之同閭而居共井而食也而周之先王政教之善因此而推粲乎必具蓋可見重農之意而詩之有關於世者大矣國朝方隆成周之治當世之士必有作爲雅頌以繼周之文者使復有孔子出而刪之安知是詩不足配大田良耜之篇以播聖澤於無窮乎

養素齋詩藁序

養素齋藁若干卷金華俞君大有所著詩也於乎詩之道難言矣三百篇至矣勿容論矣漢魏以後體變道衰然作者各以詩名家詩始盛矣然其詳亦宜勿論矣後乎此者莫盛乎唐傳者以千計余嘗蓋觀之大抵尺瑜而寸瑕十株而七類求其卓乎皆出於正而無疵者孟浩然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以下十餘家而已夫以三百年之久作者豈止於斯哉蓋其傳與不傳有幸不幸焉耳其傳者必其勢位之崇交友之富得賢者爲之引譽倘或晦迹丘壑沈身閭里縱

有殊常之才傑出之製無或爲之先揚而磨滅者蓋
眾矣有志藝文者孰不拊髀而不平此古今一轍者
也今俞君之詩優柔而平易敦厚而弗迫其達情也
婉以直其酌理也肆以正假編諸作者之籍豈無足
傳者乎而俞君方棲棲焉丘壑之中恤恤焉與貧困
爲徒雖可以傳誰從而傳之此予旣以歎詩之難能
而又慨夫時之難遇也雖然君子修其在我者不預
交乎其外也以俞君之才美繼之以不息其有不終
傳者乎若予者猥陋之辭蒙耻而加之篇首固不足
爲斯文重輕也

記

繹齋記

代宋太史公作

余朝京師時監察御史會稽黃中孚先詣予請繹齋
之記甚篤進而問其故則曰忠之父名剛字伯堅忠
以諸生選入成均父命忠曰嗚呼小子思之哉事君
思忠事長思敬交友思信蒞民思仁臨事思誠嗚呼
小子慎思之哉忠叩頭受教退而書諸冊奉持之居
成均恆揭于所居室近被寵恩擢任內廷三轉爲今
官假寓一室嚴置訓辭壁間退食之頃每衣冠拱手
而讀之食則目存之寐則心念之未嘗敢斯須忘也

因扁所寓室曰繹齋願先生爲忠記之予時窘於徵文者之多雖諾之未暇爲然深識其言而奇其父子之兩得也及歸青蘿山復以書來請愈固乃爲之記曰士不患無位常患不知道道所以守其位也道繇路也欲爲子盡子道欲事君盡臣道交友盡友道御下盡上之道道一也而事各有之譬猶天下之廣而南北東西各有其路苟不預問而先知之其不至於幾蹶者鮮矣哉世之士於道無所聞而出當重任是以功名少見於時繇其家庭之教弛自棄而不學故也夫爲父者未嘗不願其子賢而不知所以教之或

知教之而不以道父或以道教子矣子或不知受教朝與之簡而暮失矣或受教而不能思思之不熟而不知其意或徒思而不能行此人之通患也今孳先之父所教者皆立身常行之道可謂之賢而孳先受而奉之儼若父之在前惟恐其或不稱時繹思之以求合乎五者之訓故以繹名其燕居之室豈非善爲子者乎夫繹治絲之名也孳先雞鳴而興處乎斯室昧爽而思之念慮雜然而起將何所從哉亦在乎繹而擇其善者爾日夕而休優處乎斯室則又思夫日之所爲其有不善者乎苟有不善則繹而改之繹而

通志齋集 卷一
無不忠矣無不敬矣無不信矣無不仁則誠矣則爲善承父之訓苟徒繹之而不以行豈吾所望於孚先哉孚先故 大以經列官於朝藹然有能聲可度越於人矣爵祿之加方自茲始他日以勳業著不於孚先是望將誰望哉

八詠樓記

八詠樓者齊東陽太守沈隱侯約之所建也隆昌元年甲戌歲約自尙書吏部郎出守茲郡始作玄暢樓賦詩八篇時稱絕唱宋至道二年丙申歲郡守太子中允馮伉更以今名刻詩於石景祐三年丙子歲郡

守尙書駕部員外郎林洙聿新其宇元祐五年庚午歲邦人相率重構以爲延眺之所當承平閒暇之時而其上下之間能自謀樂如此豈不展然有適哉樓舊因子城爲基規摹狹陋清熙十二年己巳歲郡守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始築今址爰卽昭曠寢久弗治墜壞弗支大中廉訪使者保定敬公儼繕葺而丹雘之尋燬于火樓廢三十年至正二年壬午歲涿郡張公士弘來使粵部作樓舊觀未幾復燬于火行旅裴回邦人慨歎於是貳憲西夏恩甯普公率眾親作斯樓以從民志宏麗顯敞視前有加焉經始於至正七

年丁亥春三月落成於至正八年戊子歲夏四月僚
案賓佐助什厥成者貳憲濟南張公源僉事古相王
公忭經歷深澤齊公志學董是役者婺州路總管府
判官亦速也邦人士以爲是役之盛不可以不序其
繼續約之事固無足繼予獨爲郡人喜也夫聖賢君
子所以盛於人者茂神明也方伯連帥所以宜於人
者從民志也厥初生民蓋其性無不善其或居處之
不適墊隘疾困而不遂其生肇自古昔聖賢閔民之
不悅其性爰始作爲樓觀臺榭因崇高以啟勝勢遡
顛氣而出芬埃於是乎有相率容與之適峙流飛躍

之致非所以恣睢非所以極耳目之娛所以攄其煩
慮宣其鬱滯灑濯其心以神明其德者也而方伯連
率有志乎民者莫不與民之性和釋爲疏導之獎順
天明以成民之善時則靡有墊隘疾困而咸得其職
婺之爲郡被山帶江風土瀟茂其民尚誼節有文學
秦漢以來德行事業著聞於時者史不絕書蓋其土
俗自古而然矣今能因其俗繹而疏導之奉若天明
以翼登其善而布之利澤而民得以職材良輩出以
紹休前聞所以惠幸茲土者予曰望之然則斯樓之
作宜邦人所追思誦歌保愛而封殖之雖名與天壤

相敞可也奚待予言以厚績哉

寶婺觀重建記

代宋太史公作

婺之寶婺觀祀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作於子城上西南陬宋淳熙十二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燬於火者再皆官作之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災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姓者德生德清謀謂祠星所以休民興役而出於官屬民勵民弗祥乃持厯走境內告於眾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於城

下僦匠傭工甃城增址依正殿五楹間其南爲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構爲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合庭雷三門舊在閣南正直通途今遷閣三十步繇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屢徼靈於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斲沉香木爲像名其閣曰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其祠焉工始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

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歡欣趨謁以爲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幣走告於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世光討之兵次蘭谿未敢進夢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黨就擒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爲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爲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遇媪嚮履長數尺盜怪問之媪曰城人履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諭以勿殺明日以

火矢射觀矢反墜軍中見巨神坐城上濯足城南大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南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已曙官軍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病旱澇之禱爲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故皆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濂曰婺女之於茲郡猶參之於晉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違民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中焉耳且田祖先嗇民以其有功一

執七猶思祭之况昭回於天恃賴以司命者乎說者
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吳越之分
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
固廣斗牛之所該亦廣苟以躔度細推之郡之墟正
上直於婺女爾星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劬躬焦
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爲民祈福濂如其請特載星之
威靈不測者爲詳所以起州民瞻敬而俾繼承於無
窮豈止述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沖默而
契道嗣天師畀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之
以詩帝居冥繆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

翁以張百靈寰衛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周分國
列奠厥疆須女下流婺適當赤光 吐寒芒名州

建

隋唐歷年八百氣愈亢神宮巍然逼玄蒼彤

楹文戶紫檀房高閣飛薨穆煌煌神君之來天門黃
電母雷師翼兩傍麒麟駕軒虹電幢羽衣絳裘雲錦
裳凍雨洗道塵不揚清氛襲人靈如降卽之若無視
洋洋山君海王修典常執玉來觀歲相望奉帝威令
俾勿爽鯨鯢戮死魑魅藏者蓋有時告雨暘麾箕舒
颺畢沛滂原多黍稷隰有杭地甯天清民樂康誰其
尸之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覆善錫鴻慶慝被殃神

靈秉握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禳禳之以私帝所戕
神靈恍惚誰能詳史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
亡

星君像記

本觀香火肇自吳寶鼎元年分置東陽郡太史以婺
女星隕其地故以星爲主立祠崇奉後改郡爲婺州
後又改爲寶婺觀至今一千一百餘年載在祀典官
民祈禱中更廢興屢燬于火炳靈在上昭鑑于下有
禱輒應彌久益虔版籍附於國家申飭舊典秩禮益
敦洪武五年秋不虞災變無一跡存者罔不盡然明

年癸丑住持楊道可倡於眾合資力始作大殿而神
座猶虛無以肅民志又明年甲寅道可走錢塘白其
事都指揮使司於是廣陵徐公聞之懼無以稱國家
事神之意乃購珍木得南中沉香召工斲刻加采色
繪之睟容懿範峨冠盛服顧瞻焯焯罔不惕若公乃
齋沐告享署其閣曰靈華戒使者治道可裝擁護而
東郡將佐守宰耆耄幼艾傾郭闔道焚香稽首奉而
登于靈華以妥厥靈是時天久不雨祈于上玄樂之
有格神甫來戾甘澍沛濡訖用有秋眾益躍且喜咸
謂此神之貺公之賜也願筆以爲記按星紀之次日

月中道爲天之少府有上四星爲須女明則天下豐
否則國藏虛厥徵自昔示民孔昭禮有幽榮壇以祭
星也至秦而後有祠至漢壽宮而後有神若其事雖
不經猶幽榮之遺意皇明誕膺天命懷柔百神凡在
祀典罔有內外咸致昭格茲土雖逖在東浙昔者天
兵東征蓋嘗駐蹕皇上親臨香火聿修清醮以奉厥
靈于時公在扈從實始受鉞於斯總軍民以時謁告
于庭雖去之其念慮所孚精誠所感洞然杳冥神用
丕顯正直是依形于夢寢叶于僉謀庭宇旣崇像設
有儼凡在照臨罔不被于休嘉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君子致謹焉於法宜書非以昭厥功用存郡之
典故公諱司馬字從政今以驃騎將軍移鎮汴梁道
可字南峯郡人也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後

布衣而能憂民居閭閻而樂稱人之善此古之盛德
事也余乃於潘先生與林君齊民見之嗚呼吾鄉之
俗美矣孰能推之天下乎

題周道士望雲記後

方外士多遺俗棄親而學其所謂道夫道莫大於父
子之倫而固棄之則所學果何道邪若周君希仙者

年已五十餘而眷眷於親不以存沒異其志是可謂
之學道之士矣希仙生金華近世爲文獻之邦豈涵
濡賢士君子之風而慕焉者歟則夫人之賢否詎不
係於所習哉

詩

題閬風庵

風檻臨溪敞幽人趁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
鄰父邀嘗酒鄉豪笑著書時艱知己少來往莫教疎

題鼇山

攢峯積翠擁鼇山盛有仙人煉火還星斗摘來三島
位樓臺飛出五雲關月移花影浮冠冕風度笙歌雜
佩環侍宴羣臣稱萬壽御爐香裏拜龍顏

題石灰

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焰場中走一番粉骨碎身渾不
顧只畱清白在人間

題杜鵑

春夕春光春寂寞芳草半長花半落空齋靜夜夢難
成棄枕起聽杜鵑聲一聲哽一聲咽一聲二聲三四
血血滿巖頭處處紅滿山怨氣成交結一聲低一聲
高怨春春去成離騷月光匣鏡天如水飛來飛去啼

不巳口中出血恨何人盡是當年不知己我聽杜鵑
啼我賦杜鵑詩杜鵑杜鵑知不知古人結交結心腹
今人結交結面目杜鵑若是今時人決不將身赴牢
獄

無題

樵夫攜斧入山巔砍倒蒼龍勢撼天肌骨劈開鱗縮
落皮膚剝盡血新鮮赤心化作三更火怒氣番成四
碧烟老鶴歸來無宿處長空依舊月娟娟

題白雞冠花

雞冠本似臙脂染今日緣何淡淡粧只爲五更啼太
早至今猶帶一頭霜

送友人

送卿南浦草淒淒風滾楊花趁馬蹄戀闕心馳紅日
近思親望入白雲低短長亭上杯行酒南北江頭水
拍堤準擬明年春二月蒲帆高掛上遼西

寫扇山水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笑人
贈壽湖州李子賢

昨夜三更夢上天玉皇殿上列羣仙分明見寫長生
籍付與河東李子賢

新歲雒陽遇張公

懷鄉戀闕兩茫然回首江南路八千今日堪悲復堪
喜雒陽城裏度新年

聞角

飽飯兒童百不憂捲桐吹角過牆頭雖然不是宮商
調也解行人一段愁

詠梅花

幹運乾坤蕭索氣盜開百卉發榮繇杏桃只好爭春
色此際何曾敢出頭

次東坡詠雪韻六首

窮冬三白遽相加寒谷知無長者車壓竹屢翻垂徑
葉閃燈時送落簷花光輝岱嶽銀爲界氣凍瓶罌玉
滿家慚愧病夫才思劣噤吟不就手頻叉

冉冉風花亂點纖彤雲密護愈森嚴呈祥已喜宜禾
稼耀富還疑散米鹽瀟灑羽衣飄月殿分明鷺葆立
晴簷堦萱端可齊三友時見新芽長綠尖

去冬密雪偏天涯岐路平銷稱走車偶入書窗明鶴
髮爭黏庭樹伴梅花金甌泛酒懷前哲石鼎烹茶屬
黨家欲屬和音驚險韻愧無才力似全義

初看作勢逞妍纖漸覺浸空密更嚴獨鶴遠歸難辨

遜志齋集 卷之四
樹羣龐夜吠誤疑鹽何人授簡能延客多病捐書懶
映簷宜麥屢占南畝瑞刮膚未恨此風尖
寒光凝野噪羣鴉簞笠何人理釣車一道山川宜種
玉無邊草木總生花忍寒謾笑先生屐耐久還輸隱
士家最憶少年觀獵處荷氊千騎挺矛叉
常年雨雪作纖纖今歲寒威特地嚴風急驚看鵝鵲
陣地高巧作虎形鹽光凝驛路生香樹凍徹田翁曝
背簷未論豐登他日驗預愁細麥損勾尖

白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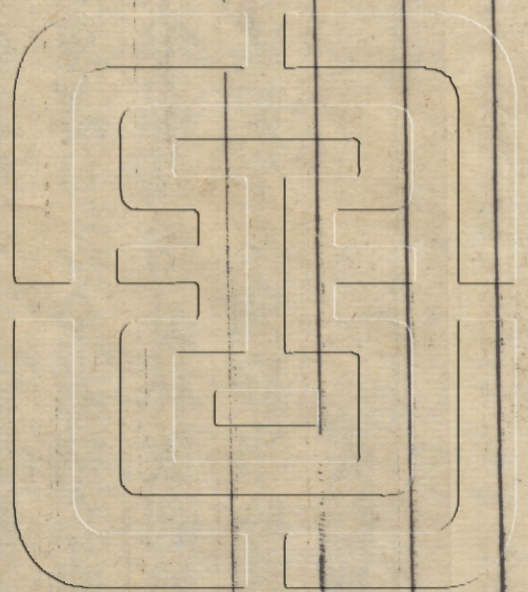
巧語嬌聲聽轉幽桃花枝上逞風流遊蜂戲蝶如吞
啖何事關心也白頭

白水寺次韻二首

寺幽名白水金碧絢中天池面臨三四峯頭對百千
斷碑文字缺重譯貝多全老衲忘塵事棲雲日晏眠
一琴隨處住半榻爲僧分林放到池月風驅入戶雲
鹿眠行去見鶴唳坐來聞底事吟詩苦翻令思糾紛

吳縣盛朝彥重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拾補終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目錄

表揚

仁宗皇帝諭

孝宗皇帝詔

萬曆元年上登極詔一款

王稔與童景庸書

給事中吳世忠奏疏

吏部侍郎楊守陳言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議

殿閣詞林記

廖道南

雜紀

像贊

蜀王賜贊一首

又贊一首

傳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文學博上方先生傳

革除記

忠節錄

又

謝鐸

宋濂

鄭曉

敖英雜言

粵賓逸史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方希學傳 赤城新志

方孝友詩記 石龍集

方氏二烈女小傳

書正學先生傳記後

記狀

正學齋記

正學先生事狀

陳建

章嶽

吳應賓

王紳

陳紀

賜言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蜀王讀基命錄

贈遺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送希直歸甯海五十四韻有引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宋濂

宋濂

林佑

又

葉見泰

又

郭濬

染說

蘇伯衡

送方正學教授漢中

鄭居貞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送希直遊金華

許繼

答希直

許繼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寄方正學內翰

程仕簡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上侯城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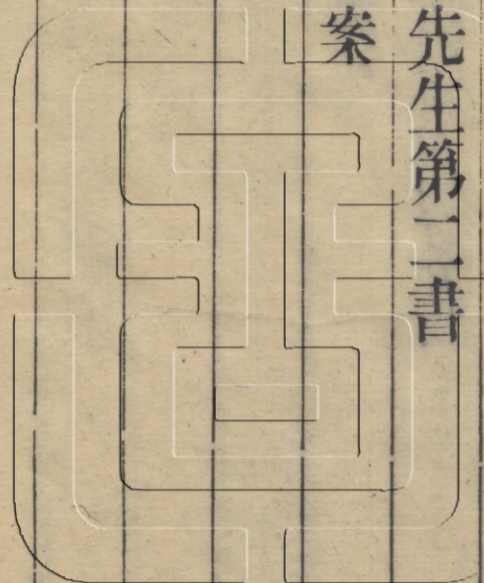
王紳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明儒學案

黃宗義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

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吳縣孫

熹權伯重刊

表揚

仁宗皇帝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為忠臣云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請表祠方孝孺諸死事忠臣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孝宗皇帝詔勿罪放恭還鄉

萬曆元年上登極恩詔內開一款革除被罪諸臣特

許建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
卹錄

王稔與童景庸書

稔字叔豐仲
縉先生之子

王稔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
山川阻修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
濶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饑渴去秋得
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
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
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
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

動履迪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
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叟叟遣日學無寸進徒
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
修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
斯文寥寥潛溪文脈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
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
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
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
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
公每從臾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

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
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
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
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
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甯無望於賢伯仲
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
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
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
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
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
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
練子甯王子澄等諸死義者

史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
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
使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尙可補國
史之缺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
瓘不自揣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輯遺事稍發其潛

殿閣詞林記畧

廖道南

方先生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在宋濂門爲高弟子從辭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交淚旣官漢中濂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在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爲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先生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直泝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雖博極羣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文達亦稱先生師景濂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爲知言

像贊

蜀王賜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滢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於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 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庵實聞而知愚庵之子

是曰遜志益擴而弘上沂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晨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詫起立
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欲然銘盤書紳雜誠惓惓
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
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厯元士氣益下
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傳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宋 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
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

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
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
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
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
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
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甯海
緱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燭元鄞
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
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
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

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
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善必合天人
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
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
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
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
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
也金剛奴怒不答旣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

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
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
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剿殄之畧不宜姑息都
事躡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
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
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
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眞主之出乃大有爲
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
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
生樂於育才卽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

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姻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甯府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事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闕孔子

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入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隋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恆視書爲則吏不敢因緣爲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破產者

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卽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卽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鄰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畱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瀰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穿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

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甯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託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一

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瘴陋污溼居者弗甯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牖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牖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牖丁緝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困厝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

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卹其患遂止
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
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
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
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
生日卽趣五千夫濬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
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
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
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
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

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方譁先生片言
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
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桎械
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
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
獎諭有加且由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
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
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
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
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

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
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
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
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
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
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有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
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童施
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
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卽孝聞孝孺孝聞年十
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

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
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
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
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
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
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
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
養厄於無資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
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
六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

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
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卻
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
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答童十召州吏
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燭雁脩書力卻去乃已
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
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
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
利害恆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
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

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
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浸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
爲談辨誇多鬪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
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
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
歎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
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
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
無愧於文公者尙曠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
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
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
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甯有翳昏揭彼日月
輝于天門逝者云云滅影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
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
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
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
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
民或勞只如魴之頰乃平更絲俾遂其生黠胥舞文
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阨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
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操厥耰鋤
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
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
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和薰蒸郁紛輪囷
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
淚如懸河我又奚歎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
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甯不哀崔崔者岡
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鄭 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甯海人父克勤元

末隱居國初守濟甯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
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
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
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
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
視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咸以爲程朱
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
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上喜其
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遣還
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

孺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
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
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
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
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
侍講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
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大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
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
孺就展前批答孝孺嘗作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
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
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延名儒修太祖實錄
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
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用以規正君德比
定官制改孝孺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
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
稷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
繫獄一日遣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一見悲
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
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

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此朕家事先生無
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
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
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
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
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和
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甯被誣謫

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備至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太王叔英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深然之及柄用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云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尙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

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
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謫甯海學

革除記

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
託江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圍城之日必不降請
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領之及靖難師
駐金川門孝孺為鎮撫五雲等執以獻不屈乃繫獄
事具載前傳中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
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及九族盡抄沒之每抄提

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上怒甚乃及朋友門生廖
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時外親之外親盡
數抄沒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
外親自抄沒後坐死者復數百人

忠節錄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
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
議兵事宿衛殿庭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
受學方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
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已而刑

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寶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又

王稔字叔豐禕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之及于難也稔感憤涕泣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負其遺骸歸葬坐逮繫獄上念禕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稔以疾辭還金華讀書青巖山中將終身焉稔與童景庸書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與同志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行狀以傳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為緱城集

忠節錄

敖英雜言

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建文遺臣有行遜者題詩蛾眉亭云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粵濱逸史

陳建

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惜其不死于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為伍斯忠成而不累其

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槩建文諸臣論之周是修王叔英之死從容就義者也方氏之死殆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死節行遜諸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之間乎下此無論矣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甯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甯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鬣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

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甯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已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上用吳沈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

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恆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旣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日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於世贊曰方先生

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嶮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方希學傳

赤城新志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典禮蔬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於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穢出血

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偃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爲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孥以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絲致知而誠身絲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爲空言發爲文辭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

見修

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孝友詩 石龍集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舊傳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面縛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小傳

臨海章 嶽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未有聞也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

與石梁王君度言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
謂及見西楊閣老歎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
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
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後石梁繇南部出守建
昌亦未及爲當時獄與石梁之子盾東實與聞之茲
錄此附載記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
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閭閻間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
視死如歸不攝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時爭烈者
嘉靖庚申仲冬

書正學先生傳記後

皖舒吳應賓

王子而降迄于信公成仁取義者踵至獨我明正學
先生糜百體湛十族千秋萬歲髮猶指冠尙論之林
所無有也先生不以自哀而後人哀之哀愈至而愈
不可解則爲先生謀盍不爲周廣文死不失義辟不
及孥而忠智附焉嗟乎先生固可以爲廣文使先生
復爲廣文則人知君之可以七尺殉而不知君之可
以十族殉也有裹糧坐甲而俘于軍者退不暇爲廣
文而進不忍爲先生則將以中庸解乎長平坑卒同
業則然與其死降孰若死戰睢陽之役刑善馬烹愛
妾而可爾乃至驅老弱以饋壯士夫非率土地而食

人肉乎兩將軍曰生者必死爲虜臣者不可復爲唐
精旦暮之間榮辱相萬誰謂兩將軍不仁釋種之殃
肇自漁獵六通殫力莫之能圖慈被十方禍窮三億
死賢於生契乃獨知彼十族者自引自滿而先生贈
之以死所爾使必先生能圯其族一時株逮之憲不
謂不嚴告訐之網不謂不密何物藐諸能以余氏祀
邪之死不生後死不死命有所制妖有所興爲先生
也族者不害爲先生也死爲先生也死者不愧爲先
生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冠而相慶矣況爲先生
之伯之季之妻之女者乎而補先民之缺以教萬世
雖謂先生爲終古一節可也

記狀

正學齋記

金華王 紳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
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
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
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修
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
合王愈加斂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
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

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負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

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頽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灑落之懷得理奧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

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釋睿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甯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沒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甯謁曹國李文忠公公敬禮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凝重不遷于物穎銳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之喜館置左右談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值父沒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

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於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意濯然常新未始有竭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勗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余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二百年

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啟儲君四川遵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蜀獻王道經夔得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啟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高皇帝賓天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

通志齋集 外紀 五
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
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
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
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
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
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
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鈇梓以傳南安
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
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子小子
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

酉五月朔

賜言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
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況在遠道乎
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
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簡賢良以備顧問
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尙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祕
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庠之

通志齋集 外系 三
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
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遣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岷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闔士孔多我敬希直
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
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
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何教如渴
爰抹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涼風淒淒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闡秋開校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型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

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詣闕聽
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伸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
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
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東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况復依方公
學問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勗哉今胡子願無愧鄭林

鄭公智
林良顯

蜀王讀基命錄

武王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繇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辰陳
嘗笑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書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歎良可媿典墳

贈遺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宋 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
 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
 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
 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芘
 芘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
 希直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
 燭諸理間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
 中見此孤鳳皇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

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
 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
 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蹢躅媚學徒三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
 素編耽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上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窮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甯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 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甯海方生希直以文為

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
 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
 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
 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
 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于大通生精敏
 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
 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
 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袞袞滔滔未
 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
 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

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
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
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知孰爲後孰爲先也
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
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
許生者甯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
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
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温

袖攜絺繡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
同食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
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貧
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
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滌蒼扣無始溟滓窮無垠
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鈞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鬯和免滯澁疊奏歸繹純
桑濮唉麾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
似茲稽古力可敵戡定勳濡毫寫雄顥勢足移峨岷
漏泄混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温玉璘珣

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
山鬼當灑立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
豈知萬毛牛難媿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
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畱痕
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種甯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忤祇爲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
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縉
甯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
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

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
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
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擎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
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
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倦
倦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 佑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未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聖人之道以戶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卽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旣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

通志齋集 外紀
人而非叢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
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
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潛然出涕公高弟
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
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
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
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
示相與收淚讀之子且衰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
富於齒尙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
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 濬

濬事愚庵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
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甯繇京師還值予武林出
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
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
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廁於其間
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
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
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
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

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為古故特
 達抱負之士恆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
 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興復古
 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
 世斯為善為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
 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
 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澆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
 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

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
 此有布帛焉眾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
 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
 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
 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
 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
 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
 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
 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

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色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尙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

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

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
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
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
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
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
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
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
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
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甯不知愧然希直得
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察予哉此予之所

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送方正學教授漢中

徽州鄭居貞

官察政後
坐方黨薨

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
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差袞羣仙久相待
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
岐山諒匪遙喙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甯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雪曙天之星
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
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

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泣然雙涕零我言濟甯
今不死濟甯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
敬恆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
發目光如月雙眉清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
西流入麓冷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
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
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覲送入樊籠仍翦翎我
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
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
兩蛤蜊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

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局其顯過雲漢其幽通窈
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
春布花卉壯如豐隆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
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斂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
子文耽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
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劃然周
死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
聞禮濟甯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
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
彫堯莫我欲其爲不朽計銚鏹淬礪重發劓至音詎

能秘錫鸞答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媿周雅豈肯下比
秦誓方魯駟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
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閱世憫斯文甯復
下取勅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鑄之金石垂千齡洪
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
晨雞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
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
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

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傳
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繇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
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許繼

婺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
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
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
深造入玄秘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

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
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衰
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邀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
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
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臬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
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
會難思少畱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眾謂歐蘇才復
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畱爲瑞

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幃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
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諾落
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羣兒而問曰某將
往于某敢問何之羣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
曰羣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
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

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羣兒之言喧囂闐闐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強雖水火在前弗

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辯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

口談論於眾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
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
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
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
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眾非
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
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
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

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日所及者言之自卯
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
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
應之以律唱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
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
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
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
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
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
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

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

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缺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託手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勳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

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
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
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
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寒冒暑奔頓
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
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于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
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覩縷執事以爲
然邪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邪訶叱而麾

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願乃賜答以千數百
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
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
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
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
著書爲無益于世遂欲躬顏子王憲之行俾默默無
片簡之可傳而後已足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
之溺水而卻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
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
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皋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

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出世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于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

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尙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鯁鯁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於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尙何暇恬居妥處而俯與紳論辨

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明儒學案

姚江黃宗羲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甯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

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末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

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于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

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甯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

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
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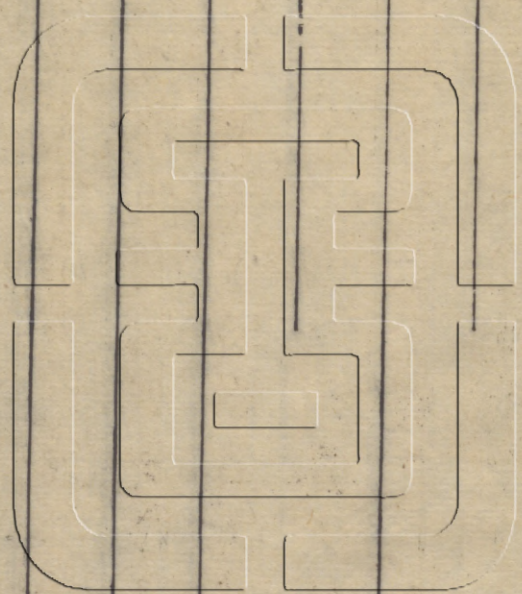
書方正學先生讀書箴後

武進 李兆洛

正學先生之被難也有魏典史澤者匿先生幼子於
笥中以出適外家陸氏時籍禁方甚不可留乃變姓
名居江陰缺方字之末筆而爲六幼子名朗避難時
纔四歲今十四傳矣六生廣九其裔也明史惟云先
生有二子皆自經不云更有幼子六氏譜則云朗尙
有兄曰德宗避松江更姓俞廣九屬書讀書箴因附
著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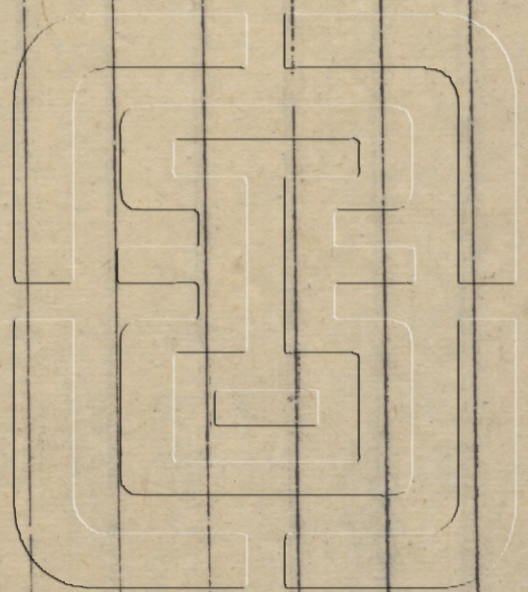
吳縣盛朝彥重校

黃巖唐 賡覆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終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校勘記

卷之一

汝書不美自視不喜德不若人乃不知愧

幼儀雜箴書。原本

江南本喜俱作善愧俱作憂王棻校改

是謂利祿之蠹○非聖賢而自足

雜誠第四章。是原本江南本俱作

此。是原本江南本俱作立王棻校改

弭天下之暴者

雜誠第八章。弭原作彌今從江南

奚怪焉

四憂箴序。怪原本江南本俱誤惟今改正

內削外戕

毀譽箴。戕原本江南本俱誤戕今改正

無以刑乎家

家人箴序。刑原誤形今從江南本

遜志齋集

校勘記

一

大公之道絕私篇。大原本江南本俱誤太唐賡校改

下逮閭里○檢身克已謹禮篇。逮原本江南本俱誤建唐賡校改。檢原作簡

今從江南本以下準此

庶人薦乎寢尊祖篇。原本江南本俱誤寢乎薦

百世宗之○以敦睦而才者為之睦族篇。宗之原作之宗。才原誤

財今從江南本

不事禮而事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事鐘磬饒鈸奉終篇。事原本江南本俱誤于

卷之三

心之不正君學上。心原本江南本俱作學唐賡校改

無法以維之民政篇。維原本江南本俱作雜唐賡校改

卷之四

鄉大夫○葬救州與鄉周官一。鄉原本江南本俱作卿。州原本江南本俱作

用唐賡校改

芮良夫篇讀汲冢周書。芮原本江南本俱誤芮

卷之五

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霍光論。原本江南本此句下有乎哉疑衍四字今

刪去

心常以為惑崔寔論。常原作嘗今從江南本

而尚清談○皆以此見重於世殷浩論。談原誤淡今從江南本。以此

原本江南本俱作此以今乙正

鬼王既欲歸朕

隋文帝論。既原作即今從江南本

卷之六

刑息讓興乎

雜問第二。刑原誤形今從江南本

頒儀式於天下

策問第九。頒原誤頌今從江南本

若賈誼

策問第十一。若原誤君今從江南本

卷之七

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

郊祀頌序。降鑒原作降錫。錫以原作鑒以今從

江南本

今何異於古哉

戴樂和之字說。異原作與今從江南本

予故釋其義以告之

蔣伯孚字說。釋原作擇今從江南本

卷之八

咫尺莫進○不可以帆

告風伯文。咫尺原本江南本俱作只。帆原本江南本俱

作枕唐賡校改

探神禹之祕穴○兩觀岌如塌兮

覈咎賦。穴原本江南本俱作穴。

岌原本江南本俱作芟唐賡校改

誰究誰考

憫知賦。究原誤兕今從江南本

卷之九

介甫所謂

啟第五。講原誤為今從江南本

與蘇先生三首

原本江南本俱誤二首

其信乎已者與蘇先生第三首。南本信原誤言今從江
冬間當持詣左右寄徐教授。詣原誤諸今從江南本

卷之十

覽佛氏空寂之旨答鄭仲辯第二首。旨原本江南本俱誤音唐賡校改

則嗤笑誹謗與鄭叔度第一首。誹原本江南本俱誤排唐賡校改

卷十一

而人所利賴與友人論井田。所利賴三字原缺今從江南黏本補入

韓子論佛骨者答劉子傳。骨原本江南本俱誤國

默默悟遣答胡懷秀才。遣原誤道今從江南本

僕則殊愧無以當○於是實心嚮往之○者非其所

好也嘗觀夫天下之士固有儀容美○如遵矩若而

人○當今之為答俞敬德。此四十二字原缺江南本亦缺而黏補若此今從補入

凌重山答林嘉猷。凌原本江南本俱誤陵唐賡校改

卷十二

僅僅或存○而自鄉師以下○故有土訓○金玉錫

石○而致珍異也○攻木殺草周禮考次目錄序。僅僅原作僅之今從

江南改本。鄉原本江南本俱誤卿唐賡校改。士原誤一。玉原誤工。珍原誤稱。木原誤禾。今從江南改本

鄙夫儉人○若干年蜀漢本末序。儉原誤悅今從江南改本。干原誤千今從江

南本

則成周不難侔仕學規範序。侔原誤件今從江南本。

用八百諸侯○立學校宋學士續文粹序。用元誤周。校原誤較今從江南本。

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劉樞園先生文集序。王原誤生今從江南本。

而先生何恨哉華州後集。何原誤倚今從江南本。

開陽闔陰張彥輝文集序。闔原作闕今從江南本。

卷十三

及見征於周天子徐氏譜序。及原誤反今從江南本。

天子書之○豈非百裔族譜序。子原誤下。非原誤是今從江南改本。

鳥聲嘲啗雷峯樵叟序。啗原原本江南本俱誤啗。

智者流於迎合趙彥殊字序。智原本無江南本亦無而傍加智字今從增人。

卷十四

求異以駭人贈鄭顯則序。異原誤易今從江南本。

謹學校之訓○予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送石君永常赴

河南僉事序。校原誤較。子原誤子。子原誤子今從江南本。

破廬敝褐羸童野鶴贈玉仲縉序。褐原誤童童原誤重今從江南改本。

吾其違天乎哉人其違吾乎哉贈郭士淵序。原作吾其違哉於人其違

吾乎哉下注此句疑有缺誤衍文今從江南改本并刪去下注。

贈趙教諭序原本少刻第五行今從江南本補入。

可以師柳下惠之士師矣贈趙教諭序。原本無之字今從江南改本。

庸下而○以此○物器固○所受也○珍器贈王生序。庸

下而以此物器固原缺今從江南黏補本。受原
誤愛今從江南改本。珍器原缺今從江南補本
居可為之位贈河南王僉事序。位原作地今從江
南本

剽竊誦說○恐其以所至者為足送凌君入太學序
○說原誤讀。至
原誤志今從江南本

每有嘅於心焉贈盧信道序。嘅原本江南本俱誤
唐賡校改

旨甘温清贈林士恭序。清原本江南本俱誤清

而謀弭亂之術贈四明邵真齋序。弭原誤彌今從
江南本

卷十五

顧盼峭聳○氣蓋一座益齋記。盼原本江南本俱
誤盼。蓋原誤槩今從江南
本

雖所為合於義宋氏為善堂記。所為原誤有所今
從江南本

視管蕭以下茹茶齋記。蕭原誤簫今從江南本

卷十六

世良鮮哉存養齋記。良原誤艮今從江南本

然吾有礙焉思孝堂記。礙原誤假今從江南改本

尙年嘉善之恩壽善堂記。善原誤尙今從江南本

風澆氣薄代太史公作養素齋記。澆原誤饒今從
江南本

愕眙相視○科舉學校守素齋記。眙原誤怡。校
原誤較今從江南本

請因以為吾齋記復齋記。原本江南本均無記字
今以文義增之

卷十七

三十里之九灣山口龜巖隱居記。口原本江南本俱作日唐賡移改。

宋校書君默山精舍記。校原誤較今從江南本。

而宴安之樂過早也後樂齋記。過原誤固今從江南本。

卷十八

何其凜然可尙也哉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尙原誤高今從江南本。

白鹿子貌清而神峻題楊先生墓銘後。白鹿子原作楊公子今從江南改本。

漠然無復存者題濟甯張氏墓銘後。復原作足今從江南本。

氣譬之水也題溪漁子傳後。水原誤木今從江南本。

以宣敷國家之功烈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敷原本江南本俱誤敷。

異於世俗之蒙矜書學齋估畢後。矜原本江南本俱作替唐賡校改。

王頤與其弟暉題許士修詩集後。暉原作暉今從江南本。

卷十九

其志已荒臧僖伯贊。其原誤以今從江南本。

大故臨前公子友贊。大原誤人今從江南本。

有序田疇贊。原本江南本俱無此二字今準前例增入。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贊有序。原本江南本俱作像序贊今準前例去像下序字。

加有序二字於旁。

賢者之所在○提舉司校理同上。在原作有。校原作較今從江南本。

朱方中像贊有序。原本江南本俱作朱方中像序贊今準前例正之。

東海之濛也葉友直處士像贊。濛也原作時優今從江南本。

然優游庠序之間南齋像贊。優原誤悠今從江南本。

欲然若虛王蘊德像贊。欲原本江南本俱誤欲。

元亂既弭黃氏三壽圖贊。弭原作彌今從江南本。

日暎爾門老人暎贊。暎原誤暎今從江南本。

清風穆然歸田圖贊。穆然原作穆穆今從江南本。

卷二十一

繫官山南祭太史公第三首。山原誤出今從江南本。

簞瓢同上第四首。簞原誤簞今從江南本。

已賜賚乎孤嫠同上第六首。嫠原本江南本俱誤。

尚享祭六史公遷葬文。尚原誤上今從江南本。

况享高年祭吳樗園先生。高原作老今從江南本。

哀不弭忘祭葉夷仲主事。弭原作彌今從江南本。

腹腸糾痛祭王博士。糾原本江南本俱作糾。

祭趙希顏顏原誤賢今從江南本。

宜誄宜諡東陽葛府君誄。誄原誤誄今從江南本。

若止哀其身鄭府君哀辭。哀原誤身今從江南本。

曷不爾兮共殂哀孀孀兮不死。吳氏二賢母哀辭。原作曷不爾兮死無。

哀孀兮不死今從江南改本

卷二十一

銜哀叩誠○常制每斛○盡留之以紓軍食先府君行狀。

銜原本江南本俱誤。○紆原本江南本俱誤。○常原作嘗今從江南本。○贈徵仕郎孫伯融傳。○仕原本江南本俱誤。事。

若輩去老子滋遠矣。○不渝於無。○曹參生平。○然

其自得者深矣。芒芴公傳。○若輩原缺江南本亦缺而旁注如此。今從補入。○無原

缺江南本亦缺而旁注無字。今從補入。○生平原缺江南本亦缺而旁注如此。今從補入。○然原本

江南本俱誤。欲。

未嘗有戚容。○非意不復憂者。大笑生傳。○戚原誤威。今從江南改本。○

非原缺。今從江南黏補本。

卽以猶子校爲嗣。魏節婦傳。○校原誤較。今從江南本。

後或背負。○暴逆很悖者。童賢母傳。○背原誤皆。今從江南本。○很原誤狠。今

從江南改本

卷二十二

當其生平時。關王廟碑。○平原本江南本俱誤乎。

涵以雨風。梅長者祠堂碑。○雨風原作風雨。今從江南本。

因革翕張。林君墓表。○翕原誤翁。今從江南本。

下心抑氣。盧處士墓銘。○抑原本江南本俱誤。仰

問慰撫卹。楊處士墓誌銘。○問原誤問。今從江南本。

亦靡金帛佐其費。曹處士墓碣銘。○靡原本江南本俱誤。糜

待昆弟。采苓子鄭處士墓碣。○待原誤侍。今從江南本。

維揚獄。貞義處士鄭君墓表。○揚原誤陽。今從江南本。

世為台城士族鄭處士墓碣銘。世為原作為世今從江南本。

豈特甲兵足恃哉王君國祥墓碣。甲兵原作兵甲今從江南本。

長史持以為兵妻陳仲昭墓銘。持原作特今從江南本。

務德而不眩俗王處士墓誌銘。眩原本江南本俱誤眩。

卷二十三

一目連十行○弊自藩閩將。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目原誤日。自原誤百今從江南本。

徒興千載思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千原誤十今從江南本。

方秋氣盛肅感橙樹有作。盛原作肅今從江南本。

抱獨招羣怪○勗德期無懈。郭西精舍士友同宿。抱原作一。期原作斯。

今從江南本

自顧受知深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韻。受原誤愛今從江南本。

雲濤鼓風煙次修德雜詩韻第二首。煙原誤湮今從江南本。

循循勇不逮○自致孔與周。雜誠四首贈杜嘉猷。勇原作永。致原作效今從江南本。

浮雲出山中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出原作在。今從江南本。

可磨白圭玷○西家求一梭。○翻閱何容易。○三年

刻片楮○或白如瑩素。勉學詩二十四首。可原誤。一。家原誤來。易原誤異。

刻原誤成。素原亦作瑩今從江南本。

卷二十四

近為校教食民租蜀王殿下賜行厨酒膳奉謝。校

藏弓烹狗歌風臺。狗原誤狗今從江南本

敗卒零落赤壁。零原作磊今從江南本

至今采石生輝光弔李白。今原作此今從江南本

夢魂飛度南斗旁題李白觀瀑布圖。南斗原作斗

顧盼暫相悅○仰招行雲不可得題李白對月飲圖

俱誤盼仰原誤抑今從江南本

紫檀槽頭紅酒歌。槽原作糟今從江南本

煮米為飯充朝饑○嗚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酣酒為

何人海米行。飯原誤飲。嗚原誤呼今從江南本

即從鄂渚擢明月江山萬里圖。明原誤朋今從江

瘳心未斷懷鄉土遊峨眉。土原作士今從江南本

欲求其弊忘賤貧題萬間室。賤貧原作貧賤今從

龜巖土許氏龜巖行。土原誤士今從江南本

蜀帥之酷虐蜀道易序。帥原誤師虐原誤雪今從

畱侯武鄉今是誰送劉士端歸恬蒼。鄉原本江南

講道論文恣歡謔次鄭好義紀夢韻。歡原作勸今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倍原誤陪今從

叨陪講論○杜屋重輪奐○校人馴柙虎○茵路賜

棺藏同上。陪原誤倍。屋原誤李。校原誤較。

翠篋來庭色尙新○王憐塵土辱凡肌謝蜀王賜果○庭原誤亭

○土原誤士今從江南本
樗散每懷鄭司戶次韻寫懷送叔真之成都○原本江南本俱作每懷樗散今乙正

題鴈原本江南本俱作題菊

中宵擁被依牀坐立春偶題二首○牀原本江南本俱誤牆

外紀

或躬造義門一遊王稔與童景庸書○躬原誤一今從江南本

夜聞空中薨薨聲○時作糜徧食之○將舟師數百

艘北征宋濂撰故愚庵先生墓誌銘文○薨原本江南本俱誤費○糜原本江南本俱誤糜○百原作十今從江南本

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叩頭乞

餘生鄭曉撰文學博士方先生傳○原本作帝王基命錄宋史要言諸書錄文逸不傳今從江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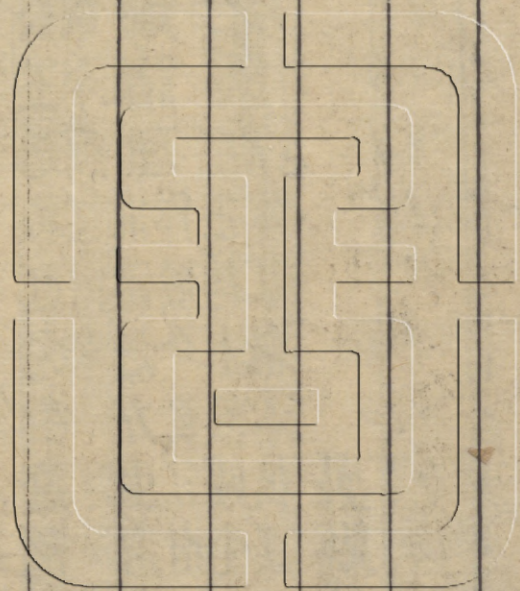
○叩原本江南本俱誤扣

瞻彼岷峨蜀玉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峨原亦作岷今從江南本

穎銳有以燭諸理宋濂送方生還天台詩序○銳原

伊傅周召之訓誥王紳上緱城先生第二書○傅原

吳縣盛朝彥錄



書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校勘記後

同縣孫權伯大令既調黃巖之明年卽寓書郵致
方正學遜志齋集命校付梓翻擷全帙爲卷二十
六爲字五十萬工繁費重深慮厠資難繼中輟可
惜爰致書權伯量度始終而復書毅然以必成爲
期更從藏書家借得明季江南刻本寄予乃自壬
申春始工癸酉秋蒞事朝彥既預讐校之役而黃
巖孝廉王君萊唐君廣復加覆勘因卽原本江南

本異同處作校勘記一卷附刊於後然亦不敢謂
無遺憾也載攷是集肇於天順癸未距先生畢命

時已閱六十寒暑學諭臨海趙洪始得散落詩文
三百餘首梓於蜀中爲蜀本趙自有序又二十年
成化庚子太平謝文肅公鐸黃巖黃文毅公孔昭
編輯四方得文千二百首釐爲三十卷又拾遺十
卷甯海令郭紳梓於邑爲邑本黃謝二公皆有序
又四十年正德庚辰吾郡顧尙書璘爲台守蒞定
其文爲二十二卷詩二卷重梓於郡齋是爲郡本
有顧自序嘉靖辛酉兵道南昌唐堯臣提學范惟一
郡守王可大復據前刻本參酌考訂重付手民
有范惟一序徐階序范王亦皆吳人也萬曆壬子

中丞嘉善丁賓鴻臚歸安錢士完諭德餘姚孫如
游復梓於江南是爲江南本有孫如游序崇禎辛
巳盱眙張紹謙令甯海又加纂刻且益之以年譜
有倪文正劉念臺陳臥子三先生序蓋至是已六
易版矣

國朝康熙戊寅淮南俞化鵬爲甯海令復取張纂本
卽其裔孫家藏本補綴闕佚重訂開雕俞亦自有
序茲刻實依此爲原本而參以江南本其闕佚之
無可補者一仍其舊懽伯曾宰甯海且嘗梓杜清
獻公集矣而今復有是役誠足媲美前賢良有司

畱心文獻卽此以覘政治可知已惟是先生慘忠
奇節千古無倫遺集之存不絕如線在當時好義
諸公冒重禁私錄秘藏已爲難能其後黨禁漸弛
而謀梓其集者不啻如飢渴之思飲食有明一代
至六新其版吁可謂盛矣我

聖祖仁皇帝旣賜額褒忠煌煌

天語照耀寰區今

上御宇之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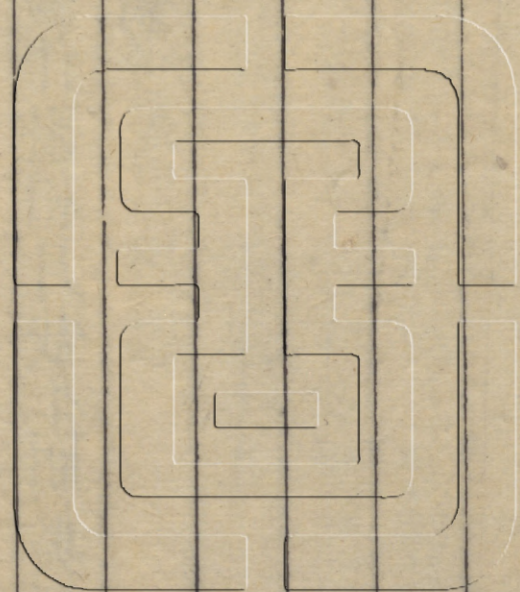
特允禮臣所請得從祀

文廟位曹月用先生土其所以表揚之者昭如日月

從此俎豆馨香永於無旣而是集與先生剛大之
氣雖歷萬世而不磨矣嗚呼先生有知定亦含笑
九原也

同治昭陽作噩相月哉生明吳縣盛朝彥謹識於
武林寓齋





武林任有容齋梓

